

# 《西儒耳目资》的反切改良

黄雪晴

(武汉理工大学汉语言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63)

摘要:《西儒耳目资》是明代一部用西文符号为汉语标音的韵书, 通过对其反切特点进行详细探讨, 发现反切上、下字用字高度统一, 下字零声母化程度较高, 反切特点突出, 在反切改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西儒耳目资》; 韵书; 反切改良

中图分类号: H11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798(2015)01-0031-03

## Reform of the Fanqie in *Xiru ermu zi* (An Aid to the Eye and Ear of Western Scholars)

HUANG Xue-qing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3)

**Abstract:** *Xiru ermu zi* (An Aid to the Eye and Ear of Western Scholars) is a rhyme book in Ming Dynasty, which transcribes Chinese by western letters. With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eatures of fanqie in *Xiru Ermu zi*, we discover in the present study that both the first character and the second character of its Fanqie are highly unified; there is a large scale of characters of zero initial, with a prominent feature of Fanqie, which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Fanqie reform.

**Key words:** *Xiru ermu zi* (An Aid to the Eye and Ear of Western Scholars); Rhyme Book; Reform of Fanqie

西欧人金尼阁(1577—1629)撰《西儒耳目资》,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是用西文符号为汉语标音的韵书,所标 50 类韵母分成 50 摄,各摄的音节也用其自造的反切来标音。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存目二:“《西儒耳目资》,明金尼阁撰。金尼阁,字四表,西洋人。其书作于天启乙丑,成于丙寅。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中分三谱:一曰《译引首谱》,二曰《列音韵谱》,皆因声以隶形;三曰《列边正谱》,则因形以求声。其说谓:元音有二十九,自鸣者五,曰:丫、额、依、阿、午;同鸣者二十,曰:则、测、者、撻、格、克、百、魄、德、忒、日、物、弗、额、勒、麦、搦、色、石、黑;无字者四。自鸣者为万音之始,无字者为中国所不用也。……皆分清、浊、上、去、入五声,而五声又各有甚次,与本声为三。大抵所谓字母,即中国之字母;所谓字母,即中国之韵部;所谓清浊,即

中国之阴平阳平;所谓甚次,即中国之轻重等子。其三合、四合、五合成音者,则西域之法,非中国韵书所有矣。考包读为谷,丁宁为钲,见《左氏传》;弥牟为木,见于《檀弓》,相切成音,盖声气自然之理。故华严字母出自梵经,而其法普行于中国,后来虽小有增损,而大端终不可易,由文字异而声气同也。”这里主要讨论该书所造反切的特点。

### 一、《西儒耳目资》反切上字、下字的数据

《西儒耳目资》全书分五十摄,注了 1471 条反切,用来标示 1471 个汉语音节的读音,与前文用西文符号表音互相参照。金尼阁基于其母语拼音文字是辅音、元音拼合为音节的音素直接拼合法,

收稿日期:2014-11-05

基金项目: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明代韵书中的反切改良研究”(项目批准号:2014-1b-065)。

作者简介:黄雪晴(1985-),女,湖北黄梅人,武汉理工大学汉语言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音韵训诂。

在为汉字造反切注音时,特别注意同一声母、韵母单位尽量使用同一个注音符号(汉字),这就使他的新造反切具有高度统一的反切上、下字系统。统计并列 50 撮所用的反切上字、下字,把重复出现的次数标于字后,可得到如下数据。

反切上字 43 个:百 54、布 1、测 95、撻 83、处 4、此 1、德 56、都 1、额 33、弗 31、父 1、格 105、古 1、黑 124、湖 1、可 1、克 107、苦 1、勒 71、路 1、麦 61、怒 1、搦 62、魄 62、普 1、日 33、儒 3、色 93、石 72、书 6、数 1、忒 1、忒 65、土 1、毋 1、梧 1、午 23、舞 1、物 18、衣 48、则 78、者 64、主 5、未知 2。

金尼阁“同鸣字父”20 个,即声母 20 个。按西文注音“一音一符”的原则,只应该用 20 个反切上字来表示 20 个声母。但反切的构成原则,切上字、下字不能与被切字同形,所以“百”作[p]声母上字 54 次,它自己作被切字时就改用“布”[p]作上字,“黑”作[x]声母上字 124 次,它自己作被切字时就改用“湖”[x]作上字了。这样,声母系统的反切上字就翻了一倍,但实际上还是“一声母一上字”变通,反切上字的用字高度统一是空前绝后的,汉语韵书史上再没有任何一部韵书是只用如此少的切上字来表述声母系统的。

反切下字 264 个:阿 10、埃 2、矮 3、隘 3、凹 2、才 9、残 1、曹 1、茶 1、差 1、柴 1、禅 6、尺 1、抽 13、酬 11、丑 20、臭 17、除 2、处 1、船 1、吹 1、纯 1、淳 1、祠 1、慈 1、淙 1、村 9、存 6、忖 7、寸 9、达 1、打 1、大 1、登 10、等 8、凳 12、婴 15、恶 21、方 15、房 14、纺 22、访 19、汾 1、该 2、敢 1、刚 1、个 1、觥 2、喙 1、拐 1、国 2、还 1、海 2、害 2、杭 1、号 1、禾 1、和 7、贺 15、黑 17、狠 2、恨 2、恒 1、洪 11、喉 1、花 1、华 1、滑 1、化 1、患 1、湮 1、荒 3、黄 1、恍 3、灰 1、回 1、昏 1、混 1、魂 1、溷 1、伙 1、或 2、嗟 1、况 3、矿 1、了 1、良 1、两 1、量 1、聊 1、料 1、麻 4、马 8、禡 2、骂 5、孟 2、摩 1、盆 4、癸 1、然 1、壤 1、融 2、儒 2、汝 2、入 1、若 2、三 1、骚 1、沙 7、杀 16、赏 1、烧 14、韶 11、少 34、奢 2、蛇 2、射 2、师 1、十 3、事 2、收 1、书 3、熟 21、述 5、恕 4、刷 1、耍 2、衰 1、双 1、爽 1、说 1、私 2、死 2、速 1、虽 6、贪 15、坛 9、坦 1、毯 18、叹 19、誉 8、屯 1、娃 3、瓦 2、歪 2、外 2、剡 12、弯 1、剜 4、顽 1、盥 10、腕 13、汪 5、王 2、往 5、旺 5、危 3、威 3、微 9、为 1、尾 12、委 2、伟 5、痿 2、伪 5、未 12、位 2、温 8、稳 8、翁 13、翁 17、瓮 15、窝 2、嫫 3、鞞 4、屋 2、乌 12、吾 11、五 18、物 1、悟 18、些 2、靴 1、鸦 3、鸭 3、涯 1、衙 1、雅 2、亚 3、烟 13、颜 10、眼 16、彦 16、央 6、阳 5、养 6、漾 6、夭 13、腰 11、尧 6、要 12、药 7、爷 2、野 3、夜 3、叶 13、一 14、衣 14、依 19、移

13、易 19、因 11、寅 11、引 11、印 13、英 13、迎 11、影 15、应 16、雍 3、勇 4、用 1、攸 9、尤 6、有 8、宥 9、迂 6、污 3、鱼 5、语 8、域 6、欲 3、御 8、冤 6、元 5、远 6、愿 5、月 6、焮 10、氲 5、云 3、陨 3、运 5、灾 11、宰 12、在 18、早 1、则 1、增 1、詹 9、展 9、战 9、遮 1、者 3、蔗 1、诸 1、主 3、壮 1、撞 1、拙 3、姿 1、子 1、自 1、卒 1、未知 5。

金尼阁用反切下字 264 个,看起来很多,实际上也是尽力按“一个韵母一个上字”来统一的,只是他认为不同声调是不同的音,不像《五音集韵》试图将同韵母不同声调的被切字统一用一个切下字,如“边、便、扁、偏”四声调字同用“连”为下字,而是“汪、王、往、旺”四声调就用四个反切下字,有入声的还单用入声下字。又据切上字、下字不能与被切字同形的原则,“才”作[ai]韵母下字 9 次,它自己作被切字时就改用“柴”[ai]作上字。这样,264 个下字除去四声和同韵母互切的情况,实际上也就是 50 个以内,也就是当时实际读音的韵母数了,说明《西儒耳目资》的反切下字系统也是最大限度地统一用字的。

## 二、《西儒耳目资》反切改良的新特点及与《音韵阐微》的比较

《西儒耳目资》不是承袭传统韵书的反切而加以改良,而是金尼阁按西方人音素直拼的思维方式完全新造的反切,是把反切上、下字当做注音符号来用的,因此尽量一个音读单位只用一个字来表示,就形成反切用字高度统一的特点。《广韵》用反切上字 472 个、下字 1232 个。《西儒耳目资》只用反切上字 43 个,除去依反切原则而同音互用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声母用一个反切上字;下字只用 264 个,如果除去四声分用、同音互用,也就是一个韵母用一个反切下字。这是西儒韵书完全不同于汉语本土韵书的突出特点。《音韵阐微》(以下简称《阐微》)合声反切注意上下字的用字统一,是对这一特点的吸收和运用。

《西儒耳目资》已十分注重反切下字的零声母化。在 1471 条反切中,切下字为零声母“影、喻”二母的总计 592 条,占反切总数的 40%。其中,影母 398 条,喻母 194 条。另外,后来零声母化的微母 34 条,疑母 164 条,易切除的舌根擦音晓母 35 条,匣母 57 条,共占 20%。就是说,《西儒耳目资》切下字用零声母字(含晓匣)的占总数 60%。后来《阐微》合声反切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下字零声母化,比《西儒耳目资》更主动更彻底。

《西儒耳目资》反切上字大量采用入声字,

1471 条音切中,反切上字为入声字的有 1220 条:其中庚部陌韵 149 条、蒸部职韵 188 条、真部质韵 34 条、登部德韵 500 条、唐部铎韵 105 条、江部觉韵 62 条、耕部麦韵 61 条、文部物韵 49 条、清部昔韵 71 条,共占全部音切的 83%。余下的 17% 全部都是阴声韵字:麻部 147 条、模部 33 条、微部 48 条、鱼部 10 条、虞部 12 条、支部 1 条。阳声韵字做反切上字,时长相对较长的鼻音韵尾阻碍与下字的和谐拼切,《西儒耳目资》1471 条音切中没有一例阳声韵字作反切上字,可见金尼阁摒弃阳声韵字作反切上字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上字去阳声韵是《阐微》合声反切最主要的第二条改良原则,在《西儒耳目资》这里已经进行得很彻底了。

与《西儒耳目资》相比较,后来《阐微》合声反切还是继续扩大反切上字的阴声韵化、反切下字零声母化的程度。略举数例说明。所列例字顺序为:字头、《西儒耳目资》音切,括号内依次为《阐微》反切类型、《阐微》反切、《阐微》页码。

把,百马(今用,补哑,P715);巴,百沙(今用,逋鸦,P627);不,百熟(合声,夫优,P652);包,百烧(协用,逋麇,P617)。

此组《西儒耳目资》反切上字“百”为庚部入声陌韵字,《阐微》更改为阴声韵字“补、逋、夫”;《西儒耳目资》反切下字“马、沙、熟、烧”均为非零声母字,《阐微》更改为零声母字“哑、鸦、优、麇”。

曹,测韶(今用,慈敖,P620);忖,测淳(今用,麇稳,P697);藏,测房(今用,慈昂,P631);猜,测该(合声,雌哀,P584)。

此组《西儒耳目资》反切上字“测”为蒸部入声职韵字,《阐微》更改为阴声韵字“麇、慈、雌”;《西儒耳目资》反切下字“韶、淳、房、该”均为非零声母字,《阐微》更改为零声母字“敖、稳、昂、哀”。

浮,弗酬(合声,扶尤,P652);覆,弗臭(今用,敷屋,P821);访,弗访(今用,赴妄,P801);方,弗刚(协用,夫汪,P632)。

此组《西儒耳目资》反切上字“弗”为文部入声物韵字,《阐微》更改为阴声韵字“扶、敷、赴、夫”;《西儒耳目资》反切下字“酬、臭、访、刚”均为非零声母字,《阐微》更改为零声母字“尤、屋、妄、汪”。

《阐微》反切更加注重反切上下字之间的介音、声调和谐问题。

蠢,揞村(今用,杵陨,P693);唇,揞存(今用,船匀,P591);昌,揞方(合声,蚩央,P634);常,揞房(合声,匙阳,P634);敞,揞纺(今用,齿养,P719)。

被切字“蠢、唇”均为合口三等字,《西儒耳目

资》反切上字“揞”为马韵开口三等字。合口三等字介音为[y-],开口三等字介音为[i-]。《西儒耳目资》反切上字“揞”与被切字“蠢、唇”的介音是不和谐的。《阐微》将反切上字改为“杵、船”二字。“杵”在《广韵》中为开口三等语韵字,近代汉语中开口三等鱼部鱼、语、御三韵与合口三等虞部虞、麇、遇三韵合流,成为合口三等即撮口呼字,是带有[y-]介音的。“船”为合口三等字。因此,《阐微》所用的反切上字“杵、船”二字是与被切字“蠢、唇”介音和谐的。被切字“昌、常、敞”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字,《西儒耳目资》均用上声“揞”字作反切上字,《阐微》更改为相应的阴平“蚩”、阳平“匙”、上声“齿”作反切上字,这样就与被切字声调和諧了。

### 三、结语

总之,《西儒耳目资》的反切改良,其上字、下字的用字高度统一的这一特点最为突出,在上字不用阳声韵方面做得很彻底,在下字零声母化上相当注重,但没有像《阐微》那样彻底,在上下字介音和谐、声调和谐等方面则考虑较少,有待后来者加强。罗常培认为,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新的注音方式,与守温创 36 字母、《音韵阐微》造“合声反切”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明代传教士们的努力,把神秘的音韵学弄得浅显多了,金尼阁的反切改良,对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人影响很大,还影响到近现代西方的汉语研究和现代的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参考书目:

- [1][清]李光地,王兰生.音韵阐微[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曾晓渝.《西儒耳目资》的调值拟测[J].语言研究,1992(2).
- [3]曾晓渝.试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1).
- [4]宋洪民.《西儒耳目资》在辞书编撰史上的贡献[J].德州学院学报,2004(3).
- [5]孙宜志.《西儒耳目资》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4).
- [6]麦耘.《西儒耳目资》没有儿化音的记录[J].语文研究,1994(4).
- [7]毛瑞方.王徵与《西儒耳目资》[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6).
- [8]蒋冀骋.《西儒耳目资》中的“u 次”为舌尖前高元音说质疑[J].云梦学刊,2002(6).

[责任编辑:周冬梅]